



女村長安娜

沃爾夫著

女村長安娜

弗雷德里希·沃爾夫著

黃賢俊譯

*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〇五七號)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機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205) 字數：63 千

開本 $32\frac{1}{2} \times 43\frac{1}{2} / 32$ 印張 $3\frac{7}{8}$ 插頁 8

一九五五年八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八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0001—3530

定價(6) 0.41 元



Friedrick Wolf-
CAF 67/10/

譯者前記

本劇作者弗雷德里希·沃爾夫（一八八八—一九五三年）是德國現代著名的劇作家。他的作品在我國是相當熟悉的。早在一九四〇—四一年間，他的名劇“馬門教授”和“新木馬計”就已譯成中文，先後在延安演出過。解放後，我國又出版了他的歷史劇本“博馬舍”，長篇小說“飛碟”等，而且上映了根據他的脚本而攝成的電影“羣神會”。

沃爾夫不但是優秀的劇作家，而且也是詩人、小說家、兒童文學作家。他始終與工人階級和它的政黨緊密地聯結在一起，他的一生便是一場不斷的鬥爭。因此，他所有的作品，可說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德國階級鬥爭的一面鏡子，同時也表現了這位畢生與他自己出身的資產階級環境作鬥爭的作家，怎樣從一個只在感情上反對戰爭、反

對不合理社會的反抗者，發展成爲一個具有高度政治覺悟的革命者。

沃爾夫是從一九一七年起開始文學創作的。一九二九年，他在柏林召開的民間舞台工作者及工人戲劇協會會員大會上首次提出了政治文化鬥爭的口號“藝術就是武器”。的確，他一直把這個口號應用於實踐上，他始終如一地把藝術作爲向工人階級的敵人進行鬥爭的有力武器。他作品中的主題思想是多方面的：初期劇作雖然已顯示出一些反抗性的思想，但仍然是模糊的、不明確的，如“這就是你”及“黑太陽”便是顯著的例子。一九二三年，他的政治思想開始有了明確的發展，作品的主題也進到階級鬥爭和社會問題方面，其中以“窮苦的康拉德”，“氰化鉀”，“卡塔洛的水兵”爲代表；描寫一五一四年德國農民戰爭的“窮苦的康拉德”便是使作者在藝術發展上轉向現實主義的一部傑出的劇作。後來，他的主題又發展到反法西斯的鬥爭（如“馬門教授”，“佛羅里德村”及“愛國者”等），人民民主制度的建設（如“女村長安娜”）和爭取和平的鬥爭（如“飛碟”）。他最後完成了描寫十六世紀德國農民起義的領袖的歷史劇“托馬斯·蒙澤爾”，獲得了極大的成功。

“女村長安娜”是沃爾夫在一九五〇年寫成的一部六

幕喜劇，它反映了德國解放初期農村中的反對富農、反對落後思想和反對官僚主義的鬥爭。劇中的女主人公女村長安娜是一個勇敢、堅強和誠實的勞動女性，她以高度的責任心發動全村居民用自己的力量建造了一所新學校，遠遠超過了政府計劃。作者借這位女主人公的口說出了一句名言：“計劃和自覺的積極性並不矛盾，它們是相互補充的。”（第三幕）這是這個戲的中心思想。

這個劇本不但寫得輕鬆幽默，充滿喜劇的氣氛，而且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劇本發表後，德國文學界一致認為是沃爾夫戰後的傑作之一。德發電影製片廠曾於一九五〇年把它搬上了銀幕。德國著名的文學批評家亞歷山大·阿布施（現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文化部副部長）在他的“文學與現實”一書中評論此劇說：“沃爾夫在這部通俗劇本中，採用喜劇形式，幽默地、現實主義地對舊社會的殘餘力量予以抨擊。學校的建設將成為建立新生活的象徵，我們要保衛生活，摧毀一切含有敵意的陰謀。”

一九五五年七月

每個人尊重他自己的生活 …

——第六幕

登場人物

安娜·德勒夫斯——女村長，二十三歲。

德勒夫斯媽媽——安娜的母親，貧農婦，四十五歲。

格蕾蒂——安娜的妹妹，二十歲。

尤普·烏克蘭——安娜的朋友，復員軍人，二十五歲。

烏克蘭爹爹——尤普的父親，貧農，五十五歲。

烏克蘭媽媽——尤普的母親，五十歲。

武絲爾——尤普的妹妹，女秘書，二十二歲。

威廉大叔——木匠，六十五歲。

漢斯·拉普——新來的移民，機械士，二十歲。

拉普媽媽——漢斯的母親，四十五歲。

蕾絲——漢斯的妹妹，十九歲。

勒姆庫爾——富農，前任村長，五十五歲。

馬蒂亞斯，又叫“孟尼”——勒姆庫爾的兒子，二十二歲。

哈佛柯恩——貧農，五十五歲。

哈佛柯恩媽媽——哈佛柯恩的妻子，五十歲。

卡爾·克諾格爾——貧農，五十歲。

克諾爾——區長，三十五歲。

馬爾察恩——森林管理員，六十歲。

地 點

德國的一個鄉村

時 間

一九四六年

第一幕

村長辦公室。靠後牆擺着村長的大辦公桌；右邊有一張小桌子，二十二歲的女秘書武絲爾正在收拾桌上卷宗裏的一些文件。左邊門通往外面。——三個老農婦正站着談話：烏克蘭媽媽強壯而粗魯；德勒夫斯媽媽顯得有些工作過度的疲勞；拉普媽媽看上去却堅定沉着。三個人年紀都在四十五至五十之間。

德勒夫斯媽媽 現在是秋收的時候了，我們能把學校的新房子造好嗎？

烏克蘭媽媽 這還用問！

德勒夫斯媽媽 男人們正忙着打穀子哩。

烏克蘭媽媽 （嘀咕着）這些男人啊……在打仗的時候，他們遊手好閒，不都虧了我們給他們管家麼，他們真走運，現在我們又都在村委會裏給他們管事了。

德勒夫斯媽媽 蓋一所學校，我們搆得動這麼重的担子嗎？

拉普媽媽 應當讓他們男人分一半去，小孩子也有一半是他們的呀。

烏克蘭媽媽 “一半”？依我說，連一隻小腳趾頭都沒有！

男人們操過什麼心？幹完就算了事！要是叫小搗蛋下雪天到隣村去上學，有誰肯費腦筋去張羅鞋襪呢？

德勒夫斯媽媽 我的老天，瑪麗，這是自古傳下來，改不了的呀！

烏克蘭媽媽 （惱怒）什麼自古傳下來！只要勒姆庫爾，那個胖雄貓動一動眼皮，你就像耗子似地鑽到洞裏去了。我們村裏要蓋學校，就是說“公雞也得要它下蛋”，正像你的安妮^①說過的！

拉普媽媽 （向武絲爾）安娜儘在哪兒呆着？

武絲爾 爲了屋頂，上威廉大叔那兒去了。

烏克蘭媽媽 他活了六十五歲啦，還是一個老色鬼；他是衝着安妮的圓胳膊和白淨臉蛋兒才作工的。

德勒夫斯媽媽 （有損顏面地）難道非要我生一個鬥雞眼的女兒不成？你們幹嗎要選她當村長呢？

拉普媽媽 誰說你的安妮不好？

德勒夫斯媽媽 （替自己圓場）可她就是這樣一個犟脾氣，總是硬着頭皮頂到底……

① 安娜的愛稱。

拉普媽媽 得了，愛瑪，我們這兒就需要這樣一個頭皮呀。

安娜同威廉大叔急急忙忙地從左上。安娜，二十三歲，是個果斷和堅強的女人，戴着便帽，穿着短風雨衣。木匠威廉大叔蓄着灰白的小鬍子，穿着工作服，是一個精神飽滿的老頭子。

安娜 （活潑地）聽着，大娘們，現在從收穀子到收馬鈴薯還有三個星期；到那時候我們得把房頂蓋起來了！行不行，威廉大叔？

威廉大叔 只要我們的村長發話，起來，動手幹吧。

安娜 做橫梁的木料鋸下來了沒有？

威廉大叔 鋸下來了。可是——真要命——叫誰給運來呢？

烏克蘭媽媽 勒姆庫爾；這是村委會的決議。

威廉大叔 村委會的決議敢情是好，要是有一張區長給森林管理員的木材運輸證的話，那就更好了。

武絲爾 運輸證剛好送到。（遞給安娜。）

烏克蘭媽媽 當然，那些大頭牛，像富農啦，森林管理員啦，區長啦，又串通在一氣了；我們村委會乾脆就成了廢物啦。

安娜 （向武絲爾）哪個農民還有富餘的馬車？

武絲爾 他們現在都上森林裏去啦。

安娜 你的呢，烏克蘭媽媽？

烏克蘭媽媽 （有點胆怯）你不是知道，我們一定得給勒姆

庫爾拉東西，做活，還要給他四百公斤小麥。因為我們借用了他的第二個穀倉；我的老頭兒因為我參加村委會已經跟我拌過嘴了。

安娜 那麼，一定要把勒姆庫爾的拖拉機開出來！

武絲爾 聽說拖拉機一開就冒火，非得修理不可了。上星期打穀子的時候，就有一千公斤小麥全給燒了。

威廉大叔 叫它冒火，它就會冒火。

安娜 這是什麼意思？

威廉大叔 頂好別問！

安娜 （睨了他一會兒之後轉過眼光）大娘們，我們已經開始造學校了，儘管這一個人的拖拉機冒火兒，另一個人的膝蓋在勒姆庫爾的面前發軟，我們還是要把學校蓋好的。

威廉大叔 （感到有損男人的尊嚴）誰的膝蓋在大騙子——老黃牛勒姆庫爾的面前發軟？

安娜 那麼，大娘們，根據村委會的決議，現在村裏每個人都要為新房子勞動，都要參加運輸工作，我說每個人，男人跟女人一樣！

德勒夫斯媽媽 你又要硬着頭皮亂撞了。

安娜 不管是不是硬着頭皮亂撞，媽，這兒進行着的是我們自己的事業；我們可不敢損失一分鐘。

拉普媽媽 動手幹，我們要給男人們點厲害看看！

烏克爾媽媽 不過，要是勒姆庫爾不肯借拖拉機呢？

安娜 他肯借的，只要我跟他說。

威廉大叔 大概你也想跟他賣交情吧？

安娜 （微笑）也許。

德勒夫斯媽媽 （帶責備的神氣）孩子！

安娜 走，媽，到工地去，我隨後就來！

她拿起一份卷宗瞧着，三個老大娘走了出去；威廉大叔站在門邊，
在筆記本上塗些什麼。

武絲爾 你要怎麼辦，要是……

安娜 （突然冒火）“要是”？！要是你們也來拉後腿？

武絲爾 不是這個意思，安妮。你可以依靠我們青年。不過建築批准書到現在還沒有發下來。

安娜 因為區政府把我們的申請書壓了半年，要一直壓到它變成了灰，到我們的孩子變成了老頭兒！你願意等那麼久嗎？

武絲爾 好，我走啦。

武絲爾一走，安娜便坐到桌前，開始迅速地閱覽公文。

威廉大叔 （似乎忽然想起）“也許”……這樣就好辦了。

安娜 （不抬頭看他）什麼？

威廉大叔 從前有一個木匠把一根橫梁裝歪了，可是他不

給卸下來重裝。就在斜面上鉋了起來，一直到他……

安娜（仰視）呶，後來呢？

威廉大叔（激動地）要是你爲着拖拉機想跟老黃牛賣交情的話，他可吃不了虧；他可會得寸進尺……他可會玩女人！

安娜（觀察他）實在沒有法子了，狗急了也會跳牆啊！

威廉大叔（走近她身旁）安妮，你把自己比作狗！我一看見你，我就想再年輕二十年——真要命——你別不高興啊！你摸摸……（把她的手放在自己的肌肉上）挺有勁吧！可是勒姆庫爾，這個酒鬼，這條螞蟥，却吸了我們大夥兒的血……

安娜（故意地）現在可別把勒姆庫爾說得那麼壞。

威廉大叔 唉，難道你也上了他的圈套？怪不得在他的拖拉機冒火燒掉小麥，可是燒的實在並不是小麥的時候，大夥兒都不作聲呢。

安娜 現在我以爲，威廉大叔，你自己還喝他這酒鬼的酒？

威廉大叔（激烈地）你不相信威廉大叔嗎？去問問烏克爾·卡爾^①看！上星期夜裏，勒姆庫爾在田裏打他的小麥，他故意把稻草全給燒了，把小麥藏了起來，然後就說小麥都在這一場大火裏燒光了。這樣一來，勒

^① 德國農民一般習慣，先道姓，後稱名。

姆庫爾就可以不用繳公糧啦。

安娜 你爲什麼直到現在才告訴我？

威廉大叔 我也是剛聽人家說的。

安娜 別人呢？

威廉大叔 別人都欠這大騙子的債，所以都給他掐住了脖子。（輕聲地）你可以去看看他的穀倉，聽說那兒還擺着沒有登記過的第二架拖拉機，是從前國防軍丟下來的，他把它……（做手勢）乾脆沒收下來了。

安娜 “聽說”，還是個“聽說”！我們這兒的英雄們都沒有勇氣跟他面對面說話呢，是不是因爲儘都在他那裏喝酒，還欠着他的賬？

威廉大叔 什麼？沒有勇氣？我會把他——真要命——像牛一樣地套在拖拉機前頭，叫他自己把拖拉機從穀倉裏拖出來！（怒氣沖沖地想出去。）

安娜 站住，現在不要激動，等到屋頂架子支起來了再說；我們要用盡一切力量來做好這件工作。我可以依靠你嗎，威廉大叔？

威廉大叔 爲了你，安妮，叫我咬斷大拇指都願意！

安娜 （微笑）讓它留着吧！

漢斯·拉普匆匆上。他是個二十歲的拖拉機手，雖然還不大成熟，却是一個誠實和熱情的青年。

漢斯 拖拉機收拾好了，我們給它換了一副新的噴氣管，

現在把它開到北極去也沒問題了！

安娜 漢斯，你真是個好小子！

漢斯 要我把橫梁運來嗎？

威廉大叔 等一會！勒姆庫爾知道這件事嗎？

漢斯 根本不用問他，不然，他又要把我送到樹林裏砍木柴去了。

威廉大叔 他不是僱了你？

漢斯 （興奮地）現在跟以前可是不同了！我們建造新的學校不是爲着一個人，而是爲着全村，正像安妮說的，它是“我們的燈塔”。這老糊塗懂得什麼？

威廉大叔 “老糊塗”？他的腦袋比一隻沒有孵出的小雞還要機靈！

前任村長，富農勒姆庫爾上。他是一個五十五歲的老頭兒，身體結實，略有點氣喘；永遠裝着一副“穩穩重重”的樣子。

勒姆庫爾 啊哈，所有的公蜂都粘在蜜糖上了嗎？（向漢斯）

安妮會替你修好拖拉機嗎？

漢斯 早就修好了。

勒姆庫爾 像火車頭一樣，一邊走一邊噴火吧？

漢斯 在我的手裏從來不噴火。

勒姆庫爾 住嘴！這輛拖拉機從頭到尾都教煤煙堵住了！

哼，真沒想到這個傢伙還算參加過軍隊呢，連拖拉機都開不來。

漢斯 我只在步兵營呆過一年。

勒姆庫爾 嘿，聽着！孩子們，我們那時候跟現在可不一樣，要當三年騎兵，那時候呀……（作手勢）要是不把馬和馬鞍子刷得雪亮，皮鞭子就抽上來了。

安娜（不動感情地）可是現在拖拉機又轉啦。

勒姆庫爾 我早就說過，一定要把拖拉機修好。（對漢斯）你到現在還沒去過修理廠嗎？二千五百公斤小麥讓你的髒煙囪糟蹋啦，現在爲了繳公糧，快要把我逼死了，我非好好地整你一下不可……

漢斯（氣得滿臉通紅）我可以說話嗎？

勒姆庫爾 我要揍你！

安娜（鎮靜地）勒姆庫爾，不准在這兒放肆！

勒姆庫爾 逃來的流氓！真不要臉！

漢斯（站在他面前）誰是流氓？

安娜（擋在兩人中間）到拖拉機那兒去，漢斯，先別頂嘴！

漢斯不樂意地下。

安娜 這兒是村政府，勒姆庫爾，這種派頭兒留在家裏使吧！

勒姆庫爾 呵喲，要我跟在這個糟蹋我的小麥的小子後